

翻过昨日

■金春妙

每到岁末，我的案头总是寄来各式各样的日历，有摆在桌子上样式精美的台历，有挂在墙上色彩斑斓的挂历，也有附在杂志或笔记本上的简约日历……无论是哪一种日历，都在提醒你，时间过得飞快，薄如蝉翼，轻轻一翻，三百六十五天就在生活中无声谢幕了。

而在各类日历中，我特别怀念起祖母家的老黄历。

小时候，我跟随祖母生活，祖母家有一个谷仓，谷仓的上方挂着一本如书本一样厚重的日历，祖母叫它“老黄历”。日历的封面上方印着“恭贺新春”四个烫金大字。中间立着一手端着寿桃，一手拄着拐杖的老寿星，他的膝下围绕着白白胖胖的童子，一年的日子就在这喜气洋洋的画面中拉开了。

那时候，我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是撕日历。凡是黑体字的日子就随手揉成一团，用力投掷到对面矮房猪圈长着青苔的瓦缝里，然后赶紧洗漱吃早餐，因为这样的日子我要去上学，而到了红色字体的日子基本上是星期天，我便摩挲着将它带回被窝，欢喜地看着它，觉得它上面的每个字都是那么漂亮，那些几点涨潮几点落潮，那些宜什么忌什么的眼字眼亲切得不能再亲切。于是就赖在被窝做春秋大梦，梦中常有吃不完的苹果，有长得可以尽情放纵的假期。直到祖母在楼下大



喊：再不起来，饭就喂猪了！见我毫无动静，祖母踩着细碎的脚步，身后跟着那只毛色斑驳的老猫一步一步行到楼上。于是我就慌里慌张地起身套衣服，那张红色的星期天日历也被带出被窝，飘在冰冷的地板上，一脸委屈。

那时候我们居住的房子大都两层砖瓦结构，白墙黑瓦，八九间联排建筑，它们大多坐北朝南，二层的门脸上雕刻着如“万山红遍”“千娇百媚”，也有更长的，我同学住的房子就是十六间联排房屋。外乡人若是问路某某地方怎么走，被问的人可能一脸懵圈。如果改口问十六间怎么走？被问的人马上会笑着回答：哦，十六间啊！在那里！显然，十六间已成了小镇标志性的建筑，幽幽地泛着岁月的沧桑。小镇有些年头的建筑还有很多，比如爬

满青苔的节孝牌坊，比如落在水云间的一线天老街。老街林立着许多老店铺，裁缝店、杂货铺、中药店、打铁铺……不管是九间、十六间民房，还是这些铺子，他们的墙上或半壁上也点缀着一本老寿星日历。有会过日子的人家不撕日历，用一根橡皮筋勒住日历，将逝去的日子一一塞进去，高高吊起来，年终时拿出来就能派上用场。有时候女人们掸新时用它擦玻璃，有时候孩子们烧灶时用它来点火。可祖母家的日历因我这双不安分的手，日子一个也没留下，统统飞走了。每当青瓦上铺满白霜，稻秆垛子上垂挂冰凌的日子，老黄历上的日子就薄了，一年就要过去了。心中想着父母该从远方回来了，胶炒米糖的异乡人该出现在村口了，沉寂了一年的年糕厂又该升起袅袅炊烟了，由衷的快乐自心底升起。新日历被重新挂到谷仓上方后，老寿星仍然年复一年地笑盈盈端着寿桃。

工作以后，住在单身宿舍里，直到周末才回家看祖母。祖母家依然使用老寿星日历，我不在的日子，祖母的日子似乎凝滞了，日历仍然停留在我走的那天。我撕下那些陈旧了的日子，扔到瓦背上。有些被雨打湿了，有些不知道被风吹到哪儿去了。撕去的日子有阳光温煦，也有风雨交加，有欢欣愉悦，也有忧郁和悲伤。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因心中有爱，

日子也算温馨。

说来巧合，我的终身大事也是一张日历决定。那些日子，我和对方关系尚不明朗，我们互相猜忌着对方的小心思，若即若离，就像两团摇摇晃晃的火苗，太近了，怕烤了对方，太远了，怕冷了温度。有一天，我们相约去看失事的飞机，路过他家的门口，他说，你等我一下，我拿个东西就来。说完，他蹬蹬上楼了。我坐在他家的沙发上，一抬头就看到了墙上贴着的一张日历，画上有三个军人向我敬礼，代表海陆空三军。下方写着，一人参军，全家光荣。那一刻，我一阵悸动，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生命中的另一半就是他了，当过兵的人，应该适合过日子。

如今，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称体重，然后在日历上记下一个或轻盈或沉重的数字，一天的情绪便随了这些数字起伏。日历由一侧翻到另一侧，当两侧厚薄差不多时，浙南大地便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日子。当日历翻到最后一页时，我将用过的台历放在书架上保存起来。然后拿出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新台历摆在写字台上，在上面写下新一年的创作计划、减肥计划以及圈出一个个特殊的日子，在上面书写简要的豪言壮语、所思所虑。

如果能把瓦背上揉成一团的日历一一捡回，也许已故的祖母就会复活，她又会带着那只独眼老猫站在床前唤我起床；也许老家那株被伐掉的柚子树又会开出一簇簇洁白的碎花，香气氤氲在门前的小河上。但日子永远都是：过去了的就像电影的默片，静静立在岁月的深处，成为回忆。

我的毛线情结

■金洁

前些日子，我一口气买了几件羊毛衫，看着本就“衣满为患”的衣柜这下更无插针之地，情不自禁想起小时候穿过的两件“慈母牌”毛衣。

那时候，冬天总是那么寒冷。作为穷人家的孩子，我的主要御寒衣物是一件“混搭风”毛衣，那是母亲用多种不同颜色的零头毛线编织而成的，因颜色多而杂乱，并不擅长毛线活的母亲根本没办法按一定章法编织出相对规则的花纹和图案，整件毛衣因过于随意而缺少美感。但是即便这样，我也曾爱不释手。然而，当我陆续看到班里一些同学穿着单一颜色的漂亮毛衣，顿时自惭形秽，感觉自己的拼凑“赝品”太土气，便又吵又闹向母亲提出抗议。母亲轻轻叹了一口气，把目光转向别处，无视我的无理取闹。在她看来，一家七口全靠父亲每月几十元工资，能够解决温饱已不容易，自然无暇顾及我们的爱美之心。

第二年冬天，母亲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也不知花了多少钱，买到一斤橙色毛线，给我织了一件我一直心心念念的纯色毛衣。鲜亮而灿烂的橙色，简单而大气的款式，胸前还有一个美丽的图案，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叫引领时尚潮流。真没想到我的母亲也能织出这么好看的毛衣，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想到可以在同学面前扬眉吐气，空中纷纷扬扬的雪花一下子变得多情起来。与此同时，我视这件橙色毛衣为珍宝，明明天气寒冷，却总舍不得穿，直到过新年，在母亲一再催促甚至“威胁”下，才小心翼翼地拿出来穿了一天，然后又整整齐齐叠好放回衣柜里。印象中，那件在我童年留下美好记忆的橙色毛衣，像一团暖心的火，陪伴我度过几个寒冷的冬天，直到今天，那温暖，那幸福，似乎还萦绕在周身，令我回味无穷。

稍大一点，看着母亲和邻居大婶们一起坐在家门口一边聊天一边打毛线，觉得挺有意思的，便跃跃欲试，也想动手尝试一下。于是，瞅准时机趁着母亲进屋做其他事时，拿起放在一旁尚未完工的毛衣，照着平时耳濡目染学到的针法，依葫芦画瓢，偷偷织上几针，虽然动作生硬，心情也有点紧张，但过程是享受的。母亲过来了，拿起毛衣刚要继续织，突然发现漏针了，看着一溜烟跑远的我，知道肯定是我惹的祸，便是一顿臭骂，然后无奈收拾残局。再后来，我已不满足于这样的小打小闹，也想自己独立完成整件毛衣的编织，但母亲是不会花钱给我买“原材料”的，我只好把自己不穿了淘汰毛衣拆了重织。可是，每次都是半途而废，因为织到半身再往上需要捣鼓袖子时我就束手无策了。见我不止一次拆掉却从来没织成一件完整的毛衣，母亲不仅没有手把手教我，还一遍遍埋怨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此我曾暗暗怨恨过母亲。不承想，在我成年后，只要一提起小时候的糗事，母亲还是忍不住拿织毛衣一事数落我，只是此时的数落已明显带着亲昵的口气，或许还有只可意会不可言状的自责与内疚，那时我才真正理解感情并不细腻的母亲，其实一直朴素而深沉地爱着我们。

在自己也做了母亲后，我对之前总也找不到感觉的毛线活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热情。因为虚心好学，原本笨拙的双手竟也变得灵巧起来，不仅能照着针法图样织出各种卡通动物图案的毛衣，还能像模像样织出开裆连袜毛线裤，穿在儿子上既好看又实用，总嫌我笨手笨脚的朋友竖起大拇指对我刮目相看。我开心一笑，低调地说：“其实也没什么，不过真的挺好，一针一线都是爱嘛！”

现在，再也不需要自己织毛衣，服装店里各种毛衣应有尽有，尤其是我们女人，高领的、低领的，开襟的、套头的，单色的、花色的，一边嚷嚷着断舍离，一边源源不断买新的。而我一直执拗地认为，少了亲手编织过程的毛衣，似乎亦莫如其妙了某种美好的情愫，因为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女人一样，我是有毛线情结的。

有一种记忆叫“永久”

■林南斌

在老家的院子里，曾停放着一辆旧自行车，车身锈迹斑斑，积满了灰尘，两个车轮辐条已严重变形。前管部位有一个硕大的“永久”标志，是代表一个时代的印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自行车是重要的代步工具。随处可见如潮水般汹涌的自行车车流，中国也因此被称为“自行车王国”。

在瑞安这座小县城，自行车也曾风靡一时，当地人称之为“脚踏车”。据《瑞安市志》记载：“民国九年（1920）始用自行车，后逐年增加，1987年，全市自行车13.14万辆，1993年30多万辆。”

老字号的永久牌自行车，曾占全国自行车产销量的三分之一。度娘上说，1957年工艺美术设计师张雪父先生设计了家喻户晓的永久牌标志。改革开放初期，“永久”两字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就像现在的私家车一样重要。

老式的“永久”自行车车身很高，

小孩子很难坐到座垫上去，这给学骑车增加了难度。在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有些胆子大的同学总是把右腿穿过三角架，翘起屁股骑行，样子很滑稽，因为我不懂骑车，每天上学都要徒步一个多小时。有一次，小学班主任孔老师用老式自行车载着我，到两公里外的区里参加作文比赛。当时母校到集镇要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石头路，坐在后座就像蹦床一样，震得大腿又酸又麻，后来老师问我比赛状态怎么样，我窘得满脸通红，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

我上中专那阵子，已经拥有一辆二手自行车，虽然看上去破旧不堪，但总算是我的第一件“私有财产”。刚学会骑车的我，便骑着它从温州的牛山脚下出发，途经104国道、瑞安公路（老56省道），风风火火骑回老家，60多公里的路程没有歇一口气。家人看了不无心疼地说：“你这老车，迟早把你带沟里去。”我自信地拍拍胸膛：“什么老车，这可是老牌永久！”



的确，这是一辆“三无”的老车，无车铃、无刹车、无脚踏板。即便这样，我还要赶时髦，走走S线耍耍酷。那时最刺激的事，就是经过飞云江大桥那一段又陡又长的下坡路，没有刹

车的自行车就像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我索性张开双臂作飞翔状，任风在耳边呼啸，沉浸在“飙车”的兴奋之中。之后回家一看，脚上的皮鞋被磨去了厚厚一层。

后来，校友则晓也加入了骑行行列，我们相约结伴“自驾游”，从瓯海梧田、丽岙、仙岩（当时丽岙和仙岩隶属于瑞安）到瑞安场桥，再到平阳、苍南、文成，日行150多公里，边赏风景边拼车技，从不服输。有时候骑着骑着，天上骤然下起了大雨，我们被淋成落汤鸡，还互相说着鼓励的话，现在回想起来，可称得上患难兄弟。

凤凰69型自行车流行后，老式“永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时我很羡慕骑着新型轻便的“凤凰”，戴着墨镜、装扮时尚的型男，他们在平坦的柏油路上大秀车技，还时常风驰电掣地来到心仪的姑娘跟前，骤然来一声“花鼓刹”，赢得美人回眸一笑。

我参加工作后，那辆老式自行车也退役了，我将它放在老家的院子里，过了几年就遗失了，或许被路人顺手牵羊，或许被收废品的阿公当废铁处理了。然而，我总觉得它还在，只是被我遗忘在某一处角落里了……

韶华似水，对于那一代人来说，有一种记忆叫做“永久”。

瑞安电力计划检修停电安排

因配合市政工程和线路检修等需要，瑞安市2020年12月14日至12月20日停电情况安排如下，遇天雨改期，希各相关用户做好生产安排。由于停电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日期	电站	线路名称	停电时间
12月14日 (周一)	110kV 陶山变	园底M139线	7:00-13:00
	110kV 上望变	湖滨F204线	8:30-13:30
	110kV 瑞新变	富民887线	9:00-10:00
12月15日 (周二)	35kV 湖岭变	大同642线	7:00-15:00
	110kV 陶山变	陶西M125线	7:20-13:00
	110kV 马鞍山变	拱瑞465线	7:30-21:30
12月16日 (周三)	110kV 仙降变	团前309线	8:20-15:00
	110kV 瑞新变	富民887线	9:00-17:00
	110kV 湖岭变	鹿木631线	7:00-12:00
12月17日 (周四)	110kV 仙降变	万林603线	7:30-19:00
	110kV 周田变	莘周F514线	8:20-20:00
	110kV 周田变	东街511线	5:30-19:30
12月18日 (周五)	110kV 里北垵变	新居101线	6:30-7:30
	110kV 下泽变	平西M202线	9:00-22:00
12月19日(周六)	110kV 里北垵变	西南102线	6:30-14:00
	110kV 蕉坑变	簪社F327线	8:20-17:00
	110kV 蕉坑变	簪社F327线	8:20-14:00
12月20日(周日)	110kV 蕉坑变	簪社F327线	8:40-14:00

瑞安市供电局停电时间变更公告

因工作计划调整，以下线路停电时间发生变更，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线路名称	原定停电时间	停电范围	变更后停电时间
110kV 下泽变龙潭M197线	12月8日 7:00-16:00	平阳坑镇：瑞安市322国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江边段隧道路灯）、岭脚鞋、江边村、瑞安市峰达玻璃厂、瑞安市公路管理段（塔石岭隧道路灯）、瑞安市东鑫箱包配件厂、戈溪村、林宅村、浙江珊溪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龙潭村、龙潭水电站	暂不停电
110kV 蕉坑变河吞F298线	12月9日 9:00-10:00	马屿镇：蕉坑村、永丰村、垵下村、瑞安市公路管理中心、水坑村、浙江中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方圆鸿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月9日 9:00-12:00
110kV 马屿变冯桥865线	12月10日 7:20-18:00	马屿镇：山后村、瑞安市安祥机械有限公司、伍堡村、上京村、黄甲村、冯桥村、石井村、瑞安市伽乐虫草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瑞安市穗博农机专业合作社、黄桥村	暂不停电
110kV 里北垵变双凤116线	12月11日 6:50-16:30	塘下镇：瑞安市济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温州市富泰汽配有限公司、瑞安市济龙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温州市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总指挥部、瑞安市集泰航空配件有限公司、温州市三强汽配有限公司、浙江超捷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瑞安市联胜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中国移动瑞安分公司、塘下车辆检测有限公司、瑞安市荣岳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温州戴氏印刷机械有限公司、瑞安市众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瑞安市天泽大有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瑞安市宏伟环保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瑞安市瑞纳机车部件有限公司、浙江华建尼龙有限公司、温州天迪铝业有限公司、温州天迪塑料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东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月11日 6:30-16:30